

回忆 相伴 憧憬

——由一枚纪念封谈宁波电视情结

掌故

戴骏华 文/摄

前段时间，在家整理地方文化收藏品，找出一枚宁波电视台建台五周年纪念封。该封由宁波电视台和宁波邮票公司制作发行，正面主图为NBTV标志，贴有T133己巳年生肖邮票，加盖“1989.7.27浙江宁波海曙”黑色邮政日戳，以及红色首发纪念戳。封后印有发行简介，并加盖次日（1989.7.28）宁波本埠红色投递戳。

今年恰逢宁波电视台建台40周年，看着这枚纪念封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
电视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，将文字、图像和声音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，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备受各界关注，早已融入千家万户，成为家庭娱乐的一大载体，被誉为20世纪伟大、重要的发明之一。

回望宁波电视的发展史，可谓艰苦创业、破浪前行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宁波的主流媒体是报纸和电台。1984年7月27日，宁波电视台在开明街4号正式建台，次年启用12频道，虽然当时每日自办节目只有4小时，却使宁波进入了电视时代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1990年4月，宁波电视台迁至长春路146号的电视大楼，继续蓬勃发展。1995年，第二套节目18频道开播。1998年，再迁至于环城西路南段599号的宁波电视中心，不断进



宁波电视台建台五周年纪念封

取创新。2016年，高清频道精彩亮相，昭示宁波电视步入高清时代。今年4月，与宁波电台一同迁往高新区凤竹路5号的广电集团新大楼，由此翻开了宁波广电崭新的篇章。

40年来，宁波的电视节目陪伴了甬城市民14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早已与观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些年，闲暇之时看电视成了必不可少的消遣方式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电视承载着亲情，是团圆，是家的感觉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遇到信号不好或者没有节目播出时，荧屏上闪烁着白色雪花，每当这时观众不免遗憾。当时，人们为了让黑白电视有色彩感，特地买一种透明塑料片制成的彩色电视膜，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时代印记。那时电视里的世界虽是黑白的，留下的记忆

却是五彩缤纷的。提起“有线电视”，可能许多观众还有印象。1995年4月，宁波有线电视台在中山西路148号正式开播，当时许多精品电视剧和节目只在有线电视台播出，直到2001年5月，与宁波电视台正式合并。

如果问宁波电视台曾播放过哪些热门电视连续剧，或许观众一时想不出。如果将问题改成“电视栏目”，相信大家随口就能说出几个耳熟能详的特色栏目。如“了解新鲜资讯，大事要事新事，事事关心”的《宁波新闻》；“看社会民生，看是非善恶，看人情冷暖”的《看看看》；陪伴宁波孩子快乐成长、寓教于乐的《七色花》；展现宁波人文历史、诗与远方的《江南话语》《千年海曙》。当然还少不了老宁波津津乐道的方言节目《来发讲啥西》《阿拉讲大道》，以

及方言情景剧《得月街》《药行街》《老谷升堂》和宁波话配音的《阿国电影》。将“石骨铁硬”的宁波话推上荧屏，不仅让广大市民深感亲切，也展现了宁波的文化自信。有高度、深度、态度、温度的宁波电视节目，陪伴观众一路走来，见证时代变迁，记录百姓生活，讲述甬城故事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社会发展日新月异，家里的电视机不断更新升级，经历了从小到大、从厚到薄、从黑白电视时代到高清数字时代，但我与宁波电视节目的联系从未中断，在荧屏上投射的种种，正是美好生活的缩影。

时光无言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，各种屏幕越来越多，正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成为智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将来，宁波的电视节目是否会有专属于每个人的观看模式？



金富轼画像（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藏）

高丽史学家金富轼与宁波之缘

道考古

李广志

今宁波月湖北侧，有一个“高丽使馆遗址”，如今的设施是在遗址上建造的陈列馆。而高丽使馆作为北宋国家级迎宾馆，是专用于接待高丽使团的行馆，建于宋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。高丽著名史学家金富轼出使宋朝时，就居住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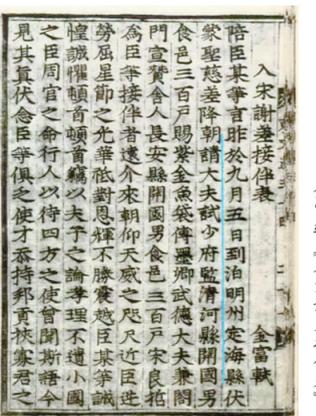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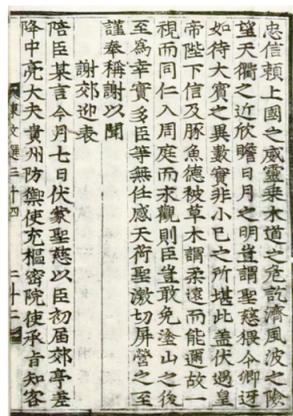
金富轼（1075年—1151年）是高丽王朝著名的政治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，他编纂的《三国史记》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史书，其地位类似中国的《史记》，书中包含东亚交往史上的许多珍贵资料，他是朝鲜半岛“史学第一人”。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了一幅金富轼画像，此像是现代



宁波高丽使馆遗址（李广志 摄）



金富轼撰《三国史记》目录（1573年刊活字版，京都大学图书馆藏）



金富轼《入宋谢差接待表》

作品，由韩国著名画家权五昌绘于1993年。图中的金富轼，身着官服，手持书卷，相貌端正，似为暮年形象。上书“文烈公金富轼像”，“文烈”是他的谥号。

关于金富轼的容貌，中国史书确有记录，徐兢在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卷八中描述：“富轼丰貌硕体，面黑目露。”宋朝使团出访高丽时间是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，朝廷派给事中徐兢为副使，徐兢以奉议郎为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官同行。使团于五月十六日自明州出发，六月十三日抵达高丽王

城，停留一个月，七月十三日返航。徐兢与金富轼会面之时，金富轼48岁，属于年富力强的际。

金富轼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，同时也是伟大的践行者，他曾三度入宋，在宋朝与高丽交往史上留下不朽篇章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他每次使宋及返回，都从明州口岸进出。

第一次入宋，时间为政和六年九月五日（1116年10月12日），此时他41岁。宋朝廷派傅墨卿、宋良哲两位官员来到明州定海县迎接，陪伴入京。金富轼特撰《入宋谢差接待表》，谢表首句为“陪臣等某言，昨于九月五日泊明州定海县。”此次接待使中的傅墨卿，7年后也奉使出行高丽，在高丽王城与金富轼再次会面。

使团入明州城后，明州郡守毛友在月湖的湖心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并赠诗与金富轼。为此，金富轼也唱和了一首《宋明州湖心寺次毛守韵》（见《东文选》），诗词如下：

江山重复望难穷，更构层楼在半空。檐外苍苍河汉逼，阶前浩浩海潮通。片帆孤鸟千家外，疏雨斜阳一气中。想与同心同所乐，骚人谁讽大王风。

不过，此时明州高丽使团馆尚未建造，使团应该居于别处。入京后，金富轼还参加了汴京的天宁节贺寿活动。他在《三国史记》卷三十三中写道：

臣三奉使上国，一行衣冠与宋人无异。尝入朝尚早，立紫宸殿门，一合门员来问：“何者是高丽人使？”应曰：“我是。”则笑而去。

这段趣事说明，朝廷守门的人也很想见识一下高丽人的长相，但金富轼穿上宋服后，并无特别之处，与宋人无异，于是，一笑了之。

第二次入宋，时间为1126年（丙午年九月乙丑）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五载：“九月乙丑，遣枢密院副使金富轼、刑部侍郎李周衍如宋，贺登极。”高丽遣使祝贺宋钦宗即位。《高丽明贤集》中收录了金富轼的若干表文，其中有从汴京返回明州的记录，所经均为大运河节点城市，主要有：南京（今商丘）、宿州、泗州、楚州、高邮军、扬州、润州（今镇江）、常州、苏州、秀州、杭州、越州、明州。可见，高丽使团入宋在明州，回国亦在明州。

第三次入宋，是南宋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五月辛丑。据《高丽史》卷十五载：“金富轼等至宋明州，会金兵入汴，道梗不得入。癸卯乃还。”此处的“五月辛丑”，换算成公历是6月23日，“癸卯”则为6月25日。而此时，宋金大战，汴京失守，所以金富轼等也未能赴京。由此可知，金富轼等人入宋后，仅在明州停留两三日便返回。

宋时，宁波与高丽之间，不仅舟船通达，往来顺济，同时，也架起了一座文化桥梁。两国文人相聚于柳汀之洲，雅集湖心寺，饮酒品茶，诗文唱和，彰显了以月湖为代表的宁波文化符号。

从陆路到海洋，发生过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，诞生过无数的美丽传说，时至今日，宋韵犹存。

风物

早已消失的油灯

叶龙虎 文/摄

过去，乡家的油灯被称为“亮”。一到夜晚，村里一盏一盏的油灯相继亮起，远远望去星星点点。可以想象，在那昏暗的灯光下，充盈的是满屋子的故事。

说到“亮”，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。宋时有一个叫田登的知州让治下避讳，夜晚点灯改称“点亮”或者“点火”。“点亮”还好，“点火”就闹笑话了。那年庆贺元宵，书吏将“灯”改成“火”字，张贴了“元宵间，本州依例放火三日”的布告。从此便有了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的典故。

祖父在世的时候，无论点灯还是做饭，很少用“自来火”（他称“洋火”），他觉得用“洋火”费钱，习惯借助“煤头纸”引火。用煤头纸引火需要一定的技巧：用薄薄的土纸搓成小纸卷，插入火缸的热灰中，数秒后，煤头纸的一头有了暗火，拿到嘴边“吼笃”一声，就有明火了。然后伸进灶膛，红红的火苗“嗤”的一声点燃了柴草。这“吼笃”一声，既不是吹也不是吸，需要反复练习才得要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家最早的油灯是菜油灯。灯盏是瓷质的器皿，其底是放不平的圆底，俗称“灯盏斗”。旧时嫁因或娶媳，如果女婿或儿媳没选好，别人会调侃“千拣万拣，拣了个屁底灯盏”。使用菜油灯盏时，一根晒干的灯芯草或一条棉纱线，一头浸在油里，一头伸出灯盏沿，点亮后灯光如豆。假如嫌灯光暗了，拨一拨灯头就会亮一点。借着这微弱的灯光，母亲补衣纳鞋底，为儿女操劳；孩子依偎在奶奶身边，听她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。

如果生命走到了尽头，按习俗要在灵床的后面“点脚头灯”，点的当然还是菜油灯。只是如今灯盏难寻，多以小碗代替。灯芯发出忽明忽暗的火光，算是为逝者照亮了去另一个世界的路。活着的人看到这灯，除了深深的怀念，更充满了对人生无常的惆怅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农村大多用上了火油灯（煤油）。火油灯有两种，一种是用废旧的墨水瓶改造的。从铜匠师傅那里买来比喇叭嘴稍大一点的灯头，穿进棉纱线，一头浸到瓶里的火油中，一头从管子拉出一截，剪齐，浸一下火油就能点着了。考究一点的，请铜匠师傅做一个喇叭口的灯座，上面焊一只把手便于移动，不过移动时得格外小心。小时候很多人家还是草房，而草房大多低矮，村子里发生过一起火灾，就因为一位老嫗举灯照明，灯举高了，不知不觉引燃了头顶的稻草。火油灯比菜油灯亮多了，不过一旦点的时间稍长，灯芯会结炭分岔，绽出几朵火花来。这时候，母亲一边说着明天要客人啦，一边拿出剪刀剪去火花，灯光就会更亮一些。

还有一种被老人称作“洋灯泡”的灯，顾名思义是舶来品，据说最初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制作的，所以又叫“美孚灯”。洋灯泡用的是专用灯带，当年供销社里卖二毛钱一根。装上后稍拧出一截就能点着了，套上玻璃灯罩，可以调节亮度，比火油灯亮了很多。小时候，上学路上要经过供销社杂货店，曾看到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二十多盏洋灯泡，蔚为壮观。

洋灯泡用作新娘子的嫁妆，应该是它最荣耀的时刻。两盏洋灯泡，灯罩里衬着红纸，灯罩外系着红绒线，煞是喜庆。我结婚的时候，新房里也有过两盏，而且用了很多年。朋友赵伟伦是铜匠出身，他告诉我，洋灯泡卖七角一盏，火油灯只卖三角，所以洋灯泡在农民眼里是奢侈品。即使是普通的火油灯，也不是随便能用的。我从小喜欢看戏，晚上总是不肯早睡，尽管灯光拧到最小，还是免不了被母亲责骂，说家里的火油都是被我点光的。那时候火油要凭票购买，有孩子的家庭根本不够用。骂归骂，书还是要看的。在火油灯下看书，第二天两只鼻孔都是漆黑的。我的童年，是火油灯下的童年！

特别怀念在生产队当记工员的那段时光。一到夜晚，昏暗的灯光下是满屋子的父老乡亲，墙壁上晃动着变了形的影子。顽皮的孩子凑近灯光，做着各种各样的手势，表演着生动的“影子戏”，有活灵活现的老鹰，有竖着耳朵奔跑的兔子等。趁着大人们还在评议工分的空隙，我也忍不住要露一手，因为灯就在我的面前。

灯光下，我报一个名字，就有人告诉我，这人今天干了什么活，应当评多少工分。夏天，则是将桌子抬到晒场上，倒扣一只箩筐当凳子，洋灯泡的灯光被风吹得跳来跳去。乡亲们或自带竹椅，或自带箩筐当凳。在记工员这个岗位上，我熟悉了生产队的每一位社员、每一块土地、每一种农活。我佩服那些会耕田、会耙田的农民，心里想着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做一个能干的农民。

农村里还有许多特殊的灯。我见过纸糊的灯笼，也见过四块玻璃围成的风灯和制作洋气、价格不菲、挂在桅杆上的桅灯，还见过汽油灯。汽油灯是一种利用管子系统把火油变成蒸气，使浸过硝酸钡溶液的纱罩燃烧发光的白热照明灯。它的玻璃灯罩像猪心，所以俗称“猪心灯”。村里请了戏班子，铜匠师傅会将几盏汽油灯挂到戏台前，灯光亮得像“白布一样”，发出“嗞——”的声音。赵伟伦说：“过去的铜匠兼着汽油灯的生意，每盏灯加一斤火油，一元钱一夜，如果纱罩不破，一盏净赚五角钱。”他还告诉我，“纱罩是蚕丝织的，能重复使用。燃过的纱罩一碰就成粉末，是灵验的刀伤药，撒上这种粉末，能止血、消炎，伤口愈合很快。”

家乡通电还是我当兵期间的事，母亲写信告诉我，家乡用上电灯了。从此，日子过得飞快，我们的生活就像流光溢彩的霓虹灯，越来越丰富多彩。



点亮的桅灯



洋灯泡用作新娘子的嫁妆应该是它最荣耀的时刻